

Across the Ice
by GreenBrightEyes
<https://www.fanfiction.net/s/10129948/1/Across-the-Ice>

翻譯: 菸酒生艾咪

授權翻譯:

Private Messaging (PM)  Inbox  Outbox

I would like to translate your fiction into Chinese

 Hey I love your fiction Across the Ice so much
Since it's such a cute story of Elsanna,
I was wondering if you would mind I translated into Chinese?
May 7
I'll start translating as soon as you say yes :)

 Sure, you can totally translate it in Chinese! (good luck!)
Green
2h ago

故事大綱:

現代AU, 曲棍球員Anna和花式滑冰選手Elsa。Anna是名高二生, 努力試圖擺脫過去的陰影和掌握當下的生活。直到有天一位白金髮色的轉學生溜進他的生活, 時才知道他們倆得決定什麼是人生中最重要, 什麼是值得犧牲。

第一章

作者:

我沒有要棄耕The Frozen Festival(作者的另一篇同人)啦! 只是最近看奧運讓我心癢癢, 對於這篇AU我不吐不快! 希望你們都能看得開心!

Anna不可置信的仰望天空。

明明是有史以來最長的旱季, 哪天不下, 卻突然選在今天倒下了一整片的大雪。

面對這種寒冷的天氣, 赤褐髮色的女孩根本穿得不夠 (更別提其他學生們都趕緊跑向自己的車子內避寒), 只好用綠色的圍巾把自己的脖子包緊點。雖然只穿著一雙平底包鞋、牛仔褲和有著艾倫戴爾馬鹿高校徽的套衫, 而積雪已經佈滿了路上和人行道, 反正只要能撐到對街的冰宮就好了。

更糟的是, 他早遲到了。

曲棍球練習下午5點就開始了, 但他因為沒做挪威文的作業, 課後還必須留下來自習。更慘的是, 他們的曲棍球教練還剛好是他的挪威文老師, 對這位明星球員的要求自然比較高。

Anna邊甩掉頭上的雪花, 邊小跑步過學校的停車場。抓著所有的區棍球護具拚命向前衝, 除了看著前面的建築物無暇顧著四周。

「哇！」

視線外突然一陣喇叭聲傳來，赤褐髮色的女孩嚇得直跳起來，躲過一劫。女孩定眼只看到白金色的頭髮和白色的BMW呼嘯而過，駕駛頭也不回的開走了。

「搞什麼鬼呀？瘋婆子！」Anna咒罵了一番，朝駛走的方向扔了顆雪球，只可惜連邊者碰不上。他只能站起來，記了一下車牌上的州名[1]。

麻薩諸塞州。怪了。

「小姐，你遲到囉！」

Oaken教練的重口音從曲棍球場另一邊傳來。Anna穿上了護具和有紫色、綠色色塊的球衣顯得很小隻，溜過了球場。默默的來到他隊員的身邊，一邊調整頭盔一邊把兩隻紅褐辮子往後甩。

「練習結束後還要加上30分鐘的折返跑。」Oaken低聲咕噥著，便轉向其他隊員。

Anna哀怨了一下，眼神瞄向在人群另一邊的死黨Kristoff。金色頭髮的Kristoff有生來就是該打曲棍球的體格壯碩，身高在隊員之中更顯的鶴立雞群。他也是球隊的明星之一，在球場上行動自如；只不過對於其他的事情就是個生活白痴，特別是面對女孩兒們時。他給了她一個同情的眼神，作出口形：「你去哪了？」，但Anna只是搖搖頭，在不被其他隊員發現的情況下低聲回應：「等會再告訴你」。

「不好意思，Oaken教練？」身材纖細但合宜，卻有著Anna作見過最大的下巴的高三生打斷了話題。是Hans那個風雲人物中的風雲人物(雖然Anna不懂為什麼)，他的存在似乎就只是讓別人過得更悲慘而已。她的每個細胞都痛恨著這個人。

Hans舉起他的球棍，清了清喉嚨說：「Anna和Kristoff好像想說些什麼？是該請他們說出來給大家聽聽。」這個高三生對Anna邪笑了一下，他相信以這兩個人常出雙入對，早就在一起了，因此想要以他自己的方式讓他們難堪。

「夠了喔！」隊伍中最矮的球員用她有磁性的蘇格蘭腔沉吟著。Merida，從蘇格蘭轉來的轉學生，溜到他們面前，一拿掉了她的頭盔，紅色的自然捲髮就像從頭盔的禁錮爆出來。「我可不是特別來這邊跟大家聊聊天的啊，Hans。」一臉厭煩的說著，用手轉著她的頭盔。

「什麼是第一條法則？」Oaken大喊，想要掌控一下狀況。

「在冰上就得戴頭盔！」球員們附和著，而Merida邊努力用頭盔壓住她那一頭傑傲不馴的亂髮，邊惱氣著。

Hans一看到就笑了：「其實她根本就不需要頭盔嘛！我敢保證她有那個頭髮就夠了。不然試著把她黏在球門，不用頭盔，看她可以擋下幾波攻勢？」[2]

有些隊員被逗樂了，Oaken趕緊吹了口哨：「停，跑！停，跑！」試圖以反覆的操練讓這群人安靜下來。

隊員們一一就位，Anna想說用戴手套的手幫Merida壓一下看起來不怎麼戴得上的頭盔。

「小姐，你的頭髮！有沒有考慮要理子燙啊？」Anna笑著說，一邊施吃奶的力氣壓在另一位女孩的頭上。

「你開玩笑的吧？」Merida問了，剛好Kristoff溜過她們身邊，順手撻了一下，幫忙把頭盔妥妥壓到應該的位置。「這可是蘇格蘭女孩聖潔的象徵啊！」繼續說著「亂搞頭髮可是種罪呢！」

Anna和Kristoff都笑了，這時Oaken吹了口哨，要他們開始在場上全速衝刺，並由Anna帶頭。

「所以你剛剛到底跑去哪啦？」Kristoff終究問了，溜向準備留下來繼續練習前在補充水分的Anna。

Anna邊搖頭邊不滿的說「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到室外去看看，但我剛走來時雪下得超誇張，超級誇張。然後就有個超不專心的駕駛超點撞到我！而他們還完全沒發現這件事！」

Kristoff聽一聽就開始放空了。Anna邊講還邊熱切的揮舞著雙手，一度還對空中比了比中指，然後再作勢要拉身上的護具，像是她故事的每一段都是重點。他覺得Anna可愛到不行，更愛她氣勢高昂時，興奮得兩眼發光的樣子。這也是為什麼他要把她帶進球隊來。是啊，雖然她還只是個小高二，但論速度和進攻的精準度都不落人後。但也是有代價的啦，這女孩有時候只憑著一鼓傻勁，打爆的球棍大概還比整隊總體都來得多。

「……Kristoff。」

金髮的男孩猛然甩了一下腦子，回到現實：「喔，蛤？」

「你有在聽嗎？」

在Anna再度開口之前，Oaken溜了過來，用力拍了一下兩位的背。「Kristoff先生啊，你這是在讓我們的最佳射手分心啊！你介意先離開好讓Anna小姐好好開始練習嗎？」

「嘿！我以為我才是你的最佳射手」Kristoff像是在開玩笑般的抱怨著，邊笑著後溜離開現場，向Anna揮手。「我等等再簡訊給你？」向Anna吼著。

「別別，我老公會不開心的！」Oaken笑著回應，然後轉向Anna挑眉：「明天課堂上見，然後這次拜託，別忘了作你的作業。」被訓話完，隊員也差不多者走光了，留下Anna一人繼續練習。

Anna等了一會兒，確定更衣室的聲響沒了之後，從他的胸罩裡拿出手機[3]，打開藍牙，連上冰宮的音響系統。

她滑了一下歌單，手停在Boston這個團，腦子裡的某個聲音要他選他們。邊對自己唸了一下，邊掃過歌曲，從Foreplay/Long Time這首歌開始播，這首是她爸爸最愛的歌之一。設定成隨機播放，調大音量，把手機又塞回原位，音響的聲響徹了整個冰宮，像是帶來了生機，連溜冰場邊的保護玻璃都隨之震動。Anna抄起球具，用球棍表演起空氣吉他，向前短距衝刺，冰刀在冰上刻下了痕跡。一來到球場的另一邊，立刻煞了下來，在冰場刮掉了一層的冰。Anna輕輕地推刃，推向相反的方向，又開始衝刺。

「YEaaahhhhhh」她在喘口氣之間大唱著，繼續又做了點折返跑，才再溜冰場的中間漸漸慢下來，用球棍準備表演世紀的吉他獨奏。「It's been such a long time! It's been such a looong tiiiiime! – 啊！」

Anna急煞了下來，差點就迎頭撞上溜冰場上的另一個人。

吉他的滑音繼續在背景播放著，但Anna呆住了，整個血衝上她的雙頰，被眼前充滿自信的女孩震懾住了，嚇得不發一語。她的球棍無力的垂在身旁，Anna困惑的望向前方蒼白的身影，穿著一雙白色的冰鞋，一身黑色的緊身衣和一雙手戴著黑色的手套。她的眼睛是繽紛的藍色，但眼神迷離，白金色的頭髮束成一辮垂在肩邊。

「不好意思，但我應該有申請現在這個時段」女孩試著壓過音樂的喊著，看起來有點被打擾了。

「蛤？」Anna放下球棍，扔下一支手套才取出手機調低音量，Boston的音樂現在只在背景低喃著。「對不起啊，你剛剛說了什麼？」

女孩看到Anna從球衣取出手機時臉紅了。她突然意識到這個站在前面的曲棍球員是個女孩兒，又在這名球員拿掉頭盔，並顯露那只佈滿雀斑的鼻子，配上明亮的藍綠色雙眼及一頭亂髮時，再度確定了這件事。

「我是說」蒼白的女孩再解釋了一遍，「這個時段是我的。」

「喔喔喔！」Anna看看四周並抓抓頭，「不好意思呀。我通常會看一下排程再進來的。」

蒼白的女孩很有耐心的看著她，手在背後交疊著。

「……但我今天遲到了所以。」

依舊一片鴉雀無聲。

「喔～！真的對不起，我很沒禮貌吧！」Anna試圖換個話題，金髮的女孩顯然不太在乎之前的對話到底在講些什麼。「我的名字是Anna Fredricksen，而這是我的家。」她給了個最燦爛的笑容並伸出了手。

「你的……家？」蒼白的女孩回答，伸出手猶豫的握了一下。

「沒錯！那你是？」

「Elsa……Halvorsen」她緩緩得說出來，抽開了她的手。

Anna掛著笑容，又開始在Elsa身邊溜，邊撿起掉在地上的手套和球棍。「給我一點時間來收拾一下網子。」她把球具都丟到球隊的箱子裡，從球衣和護墊中掙扎出來後，也把它們一併扔進箱子中。現在只剩下Under Armour牌的運動服在身上，Anna在冰上移動起來相當輕便。

「好奇妙」Anna繼續說者，沒注意到在她溜向網子時，Elsa蒼白的臉漸漸紅了起來，「我已經在這工作好久了，但從來沒見過你呢。你剛搬來嗎？」[4]

Elsa看著Anna跟另一個網子糾纏了許久，溜過去想要幫忙，網子的一邊卡在球門的固定處。

「我其實昨天才剛飛來。」

這是Elsa從自我介紹以來第一次使用完整的句子，而不知為何讓Anna很開心。網子終於從球門的最後一個鉤子解下來了，沒想到兩個女孩沒了支撐向前撲，網子披在他們身上，把他們拌到在地。

「哇靠！」Anna在大笑之前驚呼了一番，試圖把網子從沒預料會發生這一切的金髮女孩身上踢開。「你沒事吧？」

Elsa小聲的笑著邊用冰鞋踢掉身上的網子：「我沒事。看來你不是很常把網子拿吧？」

Anna臉紅的站起來，手伸向Elsa要把她拉起來。「其實蠻常的。問題不是球門的固定器，而是網子本身太舊了。」

金髮的女孩很感激的抓住了Anna的手，並訝異著Anna如何一個動作靈巧的便把她扶起來。這個女孩看起來明明比自己矮小，卻令人驚訝的很有力氣[5]。

Elsa先是看著球網，再來整個冰宮。她漸漸發覺牆上斑駁的油漆，網子上凹陷的金屬板和整體陳舊的感覺。已經存在好幾十年旗幟從天花板掛下，上面已佈滿灰塵，有的像是準備垂吊到最後一刻。就像是整個建築宣試圖示著它的重要性，但早已過了全盛時期，也只能沉溺在回憶中。

Anna清了清喉嚨，而在Elsa還沒意識到還握著她的手以前，趕緊收回來，假裝在褲子抹掉手上的粉雪。

「啊對……所以，」Anna看了一眼時鐘，發現她已經耽誤了Elsa大概20分鐘的練習時間。「很顯而易見的，前半小時我不該收你錢，」她在四週溜了一下後，繼續說：「然後到九點都是你的。如果需要什麼的話，我就在上面。」Anna指向上方，看起來有間小小的辦公室，四面都是窗戶。

「老闆大概非常信任你。」Elsa如此論斷，目光跟著Anna指向的位置。

「嗯，其實我就是老闆。」

「喔。」正當Elsa感到困惑又覺得自己有點蠢時，Anna就拿著網子溜走了，但再要離開場地前，赤褐髮色的女孩又停下來問：「喔！你需要我關掉音樂嗎？還是放點柴可夫斯基還是什麼的？」

金髮的女孩忍不住笑著並搖頭回答：「沒關係，這音樂就可以了。聽起來非常...讓人耳目一新。」

Anna把他的挪威文作業攤開在桌子的一邊，一疊的帳單放在另一邊。她唯一的一台洗冰車故障了，而修理員說在修理前就得付一筆錢。再來，兩間廁所都需要新的水管，而這些問題還只是一部分而已。

赤褐髮色的女孩把臉埋進手掌裡，焦慮的抓著頭。她閉上了眼睛，部分是因為精疲力盡，還可以聽Boston在播放著，就像她人生的配樂一般。出自於好奇，Anna往窗外看Elsa溜過整個冰場。她在這裡看過很多花式溜冰選手，但光只看30秒就可以知道，Elsa的她們之中最優秀的。

轉著椅子，Anna把功課、帳單什麼的都放一邊，整個都專注在金髮女孩的身上，被她的姿態吸引著。她用Anna從沒見過的優雅姿態和雙腿驚人的技巧，完成了超完美的勾手三周跳[6]。

Anna忍不住為她賀采就像那花式溜冰手得到了勝利[7]一般。

Elsa繼續平常的練習，滑過溜冰場，沒有任何一次的失敗。

「太驚人了！」

金髮的女孩煞住，差點就被廣播的聲音嚇到摔倒。她望向那間辦公室，Anna滑開了窗子，向她揮了揮手。

「我從來沒在這裡看過任何人做出勾手三周跳呢，從來都沒有！恭喜，你是第一個喔！」Anna透過麥克風說著，壓著能蓋掉音樂的紅色按鈕。

Elsa原本都準備要抱怨這突然的干擾，但突然又發現自己對這個女孩非常感興趣。驚訝於她對花式溜冰的了解，因為大部分的人連一周半跳[8]和勾手跳都區分不了，而且這女孩的樂觀讓她覺得很可愛。

「我還不知道你在看我呢！」Elsa喊了回去，一邊希望她的聲音能傳到上面。

「唔.....我，沒有啊」Anna把身子往辦公場裡面去，一邊希望那女孩看不到她臉紅。

「嗯哼」Elsa雙手插在胸前，頭斜傾得嘲弄著。金髮的女孩被自己不知道哪來的自信嚇到了，差點就漏氣的放下雙手。通常她都是非常內向，自我克制的，但Anna有種溫暖的個性，讓她想讓這個對話一直繼續。

而Anna也笑得開心，同樣非常喜歡這個花式溜冰選手。她不經意的瞄向時鐘，才發覺差不多是關門的時間了。

她往辦公室裡頭去，收拾起作業和工作的文件，回到窗邊時已經把背包掛在肩膀的一邊，另一邊則掛著曲棍球具。

Elsa又在溜冰場上繞了幾圈，交替著單腳溜了一下，邊享受著微風吹拂著她的頭髮。輕嘆了一聲，在溜冰場的門口停了下來，脫掉冰鞋，換上一雙Nike。

「需要我等你一下嗎？」Elsa喚一下，Anna便跑下階梯在辦公室下方和她碰頭。

「妳已經等了」赤褐髮色的女孩笑著回答，帶著另一個女孩到冰宮的出口。她關掉了燈光，讓Elsa先出去才跟著，手裡拿著一串冰宮的鑰匙，便鎖上了門。

雪還是下得很大，Anna望向對街那台老舊的房車，嘆了口氣，那是唯一一台到這麼晚還停在學校停車場的車子了。小山般的雪堆積在車邊，看來她得花上一些時間才能把車從雪堆中挖出來了。

「那個，謝謝妳。」Elsa難為情的說者。Anna不是很確定她到底在謝什麼呢？畢竟她是花錢來溜冰的。

「唔……那不客氣。祝你有個美好的夜晚？」Anna問著，不好意思的抓著後頸。

Elsa笑著，把運動袋揹到肩膀上，然後倒退著往她車子的方向走「好的。」

Anna看著金髮的女孩轉過去，把行李放進車箱，上車，駛入黑夜後，過了好幾秒才意識到她開著台BMW，白色的BMW，還有著麻州的車牌。

花式溜冰選手啊。

[1] 美國的車牌上方都有州名，像是台灣之前的車牌會寫台北市、高雄市、台灣省這樣。

[2] 天哪Hans you're a jerk.

[3] 這到底是很貧還是很豐滿的意思？

[4] Anna把妹高手

[5] 當然啊，Anna是熊孩子

[6] triple lutz jump 詳見 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B%BE%E6%89%8B%E8%B7%B3>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UNmTZIo0tc8>

[7] touchdown這個是橄欖球術語，一般譯作「達陣」，用在一隊球員抱著球衝向另一隊的底線，可以成功為自己的隊伍贏得六分，並且得到一次加踢或兩分轉換的進攻機會。

[8] Axel jump 詳見

<http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4%B8%80%E5%91%A8%E5%8D%8A%E8%B7%B3>

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mFGLGFv8Mu0>